

太倉越獄疏

題爲盜囚脫獄典守全疎謹遵例

題叅以飭法守事崇禎十年七月初二日據帶管

蘇松兵備常鎮道按察使曾化龍呈稱本年六

月初五日據太倉州申據帶管捕務鎮海衛經

歷范純性報單前事內稱今二十四日酉時分

職親詣監將前廂各犯逐一點收至後北監各

囚皆屬強竊盜賊照常釘固鑰肘收入穿柵隨

着提牢吏陸景春值日禁卒顧元及伏宿人役
在內看守時至二更猝然嚷鬧職驚聞奔赴見
各盜執械殺擁職冒死督領各役守禦內外兩
庫其所貯各項錢糧幸未被劫因賊勢猖勇傷
役破門脫去斬出小北關隨經會同總練金奇
功分役四散追擒及點查所去諸盜卽杜二朱
三黃大朱酉二陳稍王二龔心宇龔五沈忠高
祥范二包大浦長朱四王五宋官吳七趙明宇
趙大唐辰二王三門二展長秦海山等共二十
四名當據後北禁卒顧元守門禁卒俞科稟
今念四夜二更時分不料監中盜犯搥壞穿
亡命逃出打傷提牢禁卒破廬可驗信地官兵
俱不能擒脫逃盜犯杜二等二十四名理合報
明等情據此該署州事嘉定縣知縣萬任看得
卑職荷蒙上臺委攝州篆遵於三月十五日到
州猥以檣櫟鞭長難及故以十日爲準更番赴

理凡遇起行卽將監舖門禁備委州縣捕官防
範五月初七日起州事竣十七日回縣料理遂
將本州一應獄囚倉庫及各門匙鑰俱關帶捕
范經歷稽核不意疎縱若此今據報稱前詞卑
職遂卽星飛赴州公同衙屬前赴倉庫等處查
驗無故惟監門樞蓋盡被毀壞當將提牢吏陸
景春及禁卒顧元俞科更夫鹽捕快朱祥劉升

喬王全張喬丁章王仁周文等重責監

候隨卽出示懸賞隨選州縣捕役及該信地官
兵給批四散嚴緝本日卽據太倉總練金奇功
等追獲逸盜沈忠王三二名解到卑職逐一研
審據各口供強犯杜二等九名朱酉二等一夥
俱係海濱劇盜雖就絛籠向萌飛揚之志故令
盜黨朱三之妻黃氏時常赴監窺探以圖間隙
五月二十一靈雨初旬各囚釀銀祈福氏遂得
以乘機而進將柴斧菜刀各一把暗藏米中送

入至念四日各囚復將餘資置買酒肉醉飽更夫禁卒二更時分脫械而出奪北門而逝彼時持刀者朱四也執斧者陳稍也尾其後者俱木柴而已今驗各役雖傷痕纍纍然典守員役各有司存疎縱之罪豈容輕貫除將二犯重責固監外係干越獄重情擬合申報又據太倉衛指揮夏朝斌申爲越獄斬關事內稱城守戒嚴衛司申飭再三已撥派百戶單自強督率軍人蔣官受等六名在小北門晝夜巡守豈至二十四日二更時分突有衆盜越獄斬關殺軍一事據稱寡不敵衆官受頂門砍傷驗係真確情似可原而門鎖刼斷不能攔截法恐難追容俟另文申究外然查照越獄緣繇據官受等稟稱實係署州捕范經歷乘署州事印官公出得受獄犯金錢縱令在獄演劇酣歌經歷踞坐首席暢飲一獄如狂疎縱如此以致貽害道路有口耳目

具真合應并報等因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禁
獄重地印捕官之職守攸關而婁東逼在海濱
獄惟鹽盜居多其防範倍宜加愆且歷奉憲行
申飭綦嚴崇獄之覆轍不遠凡司典守之責謂
宜如何謹凜況該州以署篆缺官議委嘉定縣
兼攝旣東驚而西馳或此顧而彼失且當流氛
告警戒心叵測之時撫院以勦賊赴皖城按院
以候代駐京口蘇松道離任出境本道公出鎮
江代攝尚未署事則獄囚重務在巡捕員役與
該吏禁卒所當加意鈐轄刻不容懈詎意悠忽
玩泄致獄盜之闌出而所逸且至二十四名也
本道於六月初五日始閱此詳不勝駭異夫狂
狴警嚴刀斧何自而入盜黨之妻因何任其出
入窺探以致潛藏暗送盜犯例加鐐肘夜收穿
梘二更之候何以猝然蠶起操械斬門伏宿看
守各役不少何竟不能堵截而一夜之門禁政

嚴守禦豈遂無人一任出城狂奔此皆帶捕經歷范純性獄吏陸景春及文武巡守員役禁卒諸人疎縱取戾罪無可逭然事關叅

題例須分別處分卽所報逸盜杜二等二十四名果否別無朦隱與陸續報獲之沈忠王三浦長陶二王二唐辰二黃大等七名是否真犯俱經檄行蘇州府理刑官及太倉州署印萬知縣勘究確實俟詳至另文呈報其餘逃犯嚴督捕緝務獲正法等因呈詳到臣隨經嚴批該道轉行勒限速緝并查逸盜確數及提疎防員役解究去後續准按臣會稿內開續獲趙明宇宋官朱酉二高祥等四名前後共獲十一名鞫審皆係真犯等因在案今准前因該臣謹會同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王志舉看得太倉濱海要區犴狴倍宜慎密臣辦賊皖疆而悉飭之禁不啻再三豈意該州五月念四日越獄之囚至二十

四名乎緣正印久缺捕官范純性土木一官猶
鼠是狎香餌得入防範全疎獄中之兇器暗藏
匪朝伊夕是日突延范純性置酒流連俳優雜
沓此從來所獄未有之事而吏卒陸景春顧元
等各在醉夢之中矣諸兇憑藉狂藥奮挺大呼
乘夜奪門一發莫禦雖吏卒之玩縱萬喙莫辭
而范純性之養奸釀禍罪可勝道哉然獄禁雖
越尚有司城扃鑰之嚴可以閉門大索奈何容
其斬關而出盡作爰爰之免則衛印指揮夏
斌守門百戶單自強法實難追雖陸續報獲十
有一名而逋匿尚多亦何補於東隅之失乎均
當照例叅究以申三尺者也嘉定距州相懸四
十餘里而署印知縣萬任往來兼攝失事在回
縣之時雖情有可原然不能不爲法受過耳相
應遵例

題叅伏乞

敕部分別議處行臣等遵奉施行臣發疏之期視按
臣較遲緣臣馳驅江北去姑蘇頗遠以致

奏報有稽仰祈

聖明矜宥施行

歲次十年八月初五日具

題九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題請六合築城疏

題爲六合築城有資召募無濟緩急懇乞

聖明立允所請以拯危疆以奠重地事竊照六合無
城臣兩年以來募有新旅二千崙守之故賊兩
逼境而兩不敢犯奈此二千之卒今春半喪於
皖之豐家店以致防守空虛人懷風鶴臣自春
及夏俱在皖城東顧浦六鞭長莫及迨至七月
初旬聞賊東下臣始從皖東旋借有川兵九百

餘名協防六合喘息未定而賊飄忽至矣居民
盡竄閔其無人兵寡力孤分禦不足致賊乘虛
斬關如入無人之地其時竝無他處一兵一將
來援賴有遊擊常啓被箭力戰賊終疑且畏不
一宿而卽遁謂非川兵之力不可昨歲已有備
而無患今歲以倉卒而難支豫則立不豫則廢
亦旣判然矣頃臣身在皖中心懸浦六兩疏爲
防六請兵部議每年畱東屬四府驛裁銀一萬
三千餘兩爲收拾潰殘增募防守之資奉

旨允行

聖明注意無城之邑如是其至矣顧守無城之地難
守旣燬之地尤難寥寥殘丁旣無借一之用倉
皇召募終是不教之民而以當飄忽之狡寇能
乎六合軍處其七民處其三而民三之中異地
操奇贏者復居大半事平則逐利而來聞警則
挈貲而去所以數年來勸民建城皆成築舍也

展轉思維唯有以所畱驛裁銀改爲築城之需
庶可以一勞而永逸但築城所費不貲請以次
年站銀補之又不足則請畱今年以前四府未
解站銀一年于十二年起解抵足庶幾經費有
藉百堵皆興庶民子來觀成不日合而計之其
便有五其利有六不傷民財一便也錢糧見存
二便也因濠爲城城高而池深三便也畚插之
費足以招徠貧民四便也地處濱江輓石易運

續請優恤陣亡疏

題爲續報陣亡諸將各著奇忠特懇

皇上破格優恤以慰英魂事竊照皖中鄴家店之役
副將程龍以火藥含笑自焚其死最先且最烈
而忽爲誤和之說所掩臣竊痛之而未敢輕以
入

告也及讀部覆有曰程龍有死無二視死如歸生者
之心尚不忍傷而况于死者之心乎體念至此

九原可作當復矢報捐軀矣

聖明贈廕首施賁及泉壤臣宜之將士無不感而泣
下慰死愧生彰往勸來滅賊大機其在是乎偏
裨諸將陷陣殉生者甚多祇因程龍之議未明
故次且未敢上

聞今當

皇恩肆沛之日何可令其久鬱而不彰也臣請一
一
為

三上陳之當大衆俱潰部下兵士欲翼該將以遁該
將曰此我死所將安歸乎卽提刀自刎而殞溽
暑曠野越十餘日而面色如生則

欽依守備陳于王係蘇州衛世襲百戶以防浦功

題補者也身克先鋒率領義壯架入賊阻及聞事
不可支以首觸石而死不欲汗賊刀鋸則劄委
新標營把總詹鵬先係部咨軍前效用武舉官
也廉勇有謀夙得士心及力盡之後猶率部兵

飲血苦戰以明非戰之罪故本營士卒生還最
少則劄委新標營把總王希韓也力能扛鼎志
在盡敵斬殺數多賊衆飲恨因而蟄聚合圍鬻
分其肉則劄委新標營把總陸王猷係癸酉科
武舉也身管常熟總練自請隨征及勢窘被執
賊重其技勇將畱爲頭目而本弁聲聲罵賊至
于鋸齒斷足猶不絕聲則上年防六有功表

旨加署銜一級劄委督陣大旗守備黃弘猷係劉河
所守之百戶也據鞍矍鑠誓死疆場新中武科

不願會試而願討賊竟遂喪元之志則劄委督
陣大旗守備莫是驊係丙子科武舉也據高堅
壘可以全軍而還因大勢已去不肯獨歸離險
鏖戰馬蹶被砍則劄委新標營把總唐世龍係
將材武舉也經年戍皖累報獲功而一瞋不視
前勞虛擲則劄委新營千總王定遠係鎮江衛
世襲千戶也一月新婚慷慨請纓及凶問至而

少婦王氏善哭其夫卒絕粒投繯以相從于地
下夫妻完節嘖嘖閭里間則劄委左營千總周
嘉也其他或著斬馘之勞或效摧堅之勇總因
士卒饑疲同至覆沒則劄委各營千總張全斌
俞之夔顧應宗蔣達潘象謙季靖也以上諸弁
皆細審難兵難民無不揮涕而述衆口相符三
吳一時之英烈微臣數載之收羅一朝淪喪深

可悲悼良繇

聖世彰瘝大明有叛必殲無忠不錄故四海糾桓之
士無不聞風鼓舞而自其斷脰決胸肝腦塗地
以報

國家也閱時已久伏乞

皇上立賜

優恤大渙

曠恩庶忠寬得以瞑目而將士各知奮圖矣至于陣
亡兵丁臣曲措錢糧厚恤其家不敢煩瀆

聖懷除安慶陣亡將士聽安慶撫臣自行奏

恤外仰祈

勅部速覆施行

崇禎十年八月廿日具

題九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核議速奏

回奏張漢儒誣訐疏

題爲直陳江南之大害等事臣閱邸報見刑部一

本爲直糾妄視詭揭亂政等事奉

聖旨是陳履謙著發邊遠張漢儒王藩發邊衛各克
軍終身仍著錦衣衛拏至長安右門外各打一百
棍用一百五十斤枷枷號三個月滿日發遣瞿式
穀等依擬陳志仁等俟衛提到另結其原疏單款
着該撫按作速勘明奏 不許徇隱欽此臣祇奉

嚴綸不勝戰慄案照崇禎十年正月十一日准刑部
咨刑科密封

紅本三件據直隸蘇州府常熟縣布衣張漢儒奏前
事崇禎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據奏錢謙益瞿式耜婪橫事情殊可詫恨着該
撫按拏解來京究問本內及單款有名各犯通着
嚴提從重究擬作速奏奪不許延徇該撫按向來
何無禁緝糾叅併着自行回奏這本單冗褻非體
姑不究該部知道欽此又准刑部咨前事奉

聖旨本內及單款有名各犯通著該撫按嚴提究擬
速奏欽此咨行到臣隨經一面檄行蘇松道通提
款內犯証到官逐一究
速詳兩院覆核會

奏一面將錢謙益瞿式耜提解到官押送刑部獲
批銷照外據常鎮帶管蘇松兵備按察使曾化

龍於本年八月初二日具招
云云等因呈詳到

臣今奉前因該臣謹會同巡按蘇松等處監察

御史王志舉看得張漢儒訐奏一案道府會審
已明臣等凜奉作速勘明奏奪不許徇隱之

明旨卽日取兩道所呈原案反覆叅詳不覺浩然嘆
曰言之無稽一至此哉從來讞牘無無人之款
無無証之案無無因之賄無不承認之事主無
懷舊德之寃對無守貞之淫行無杜門之橫行
有之自漢儒訐奏始今合國府正印各廳以及
兩道官無餘員矣再四推勘審無利義矣公莫
公於此詳莫詳於此矣臣上惕

天威下叅輿論謹就漢儒疏揭所列一一折之學臣
銜掄才之

命巡方任保舉之擔其責綦重乃十年淪廢之人而
旣欲薦人又欲自薦奚以取重於時至薄視縉
紳而云常熟歷歷薦舉半皆此輩將必移此典
於漢儒一流乃快其心與其爲遁詞者一常熟
錢糧那多徵少縣官欠冊可查皆繇無賴刀筆

爲之蠶食臣自到任以後卽檄拏追究而硬指
爲謙益式耜腹僕腹幹乃訟師裝頭陷人之故
智縣官雖至愚必不捐筦鑰以自累鄉紳雖至
橫必不取官鏹以累子孫此律例之所不載也
其爲遁詞者又一據稱惡奴百人各造大船百
號合之則成萬艘矣舳艫銜尾綿亘必數百里
長年撐駕分布必二三十萬人遠近官民何以
寂無見聞而獨漢儒聞且見之豈非說夢乎其
爲遁詞者又一據稱豪奴種種橫狀烈踰夷虜
三吳焚掠成風一激於豪奴之惡則攘臂而起
乃何以漢儒未訐以前未聞道路之言漢儒旣
訐以後絕無反爾之釁夫晏然無事者而罹禍
則何以處被焚者耶其爲遁詞者又一常熟水
陸竝險額兵不足邑紳方議增兵添防以自固
其衛誰肯冒兵違衆以自弱其藩乃妄摭瑣語
以侵餉玷之更以通縣之失事歸之欲造彌天

罪案如事無根底何其遁詞者又一士習何嘗
總繇提調者爲政今乃欲紐合於鄉紳以恣其
引繩豈師帥倒擅于林居乎至衙蠹張太等噪
毆楊縣丞一事遣配久定豈容翻案其爲遁詞
者又一此漢儒疏中六大害之誣也許重熙之
五陵畧刊自長安何以亦驚山林之夢游士任
之侵軍餉自有

欽案何以欲溷牛馬之風世態炎涼止有逢惡於權
門決無送煖於廢棄乃自通邑以及隣邦公然
醵金有此鑽營之法乎人才進退惟有權衡於
主爵豈容委柄於旁門乃自撫按以及推知無
不托用問誰爲受委之官乎崔呈秀之必欲死
謙益也豈白玉盃所能贖命幸值其早敗耳乃
以忤逆爲媚逆誰其信之謙益之敬慕楊忠烈
也豈以屠浮作佛事爲文峰利通縣耳乃以公
舉爲私圖又誰其信之欲搆縉紳之難則指爲

詐故宦陸問禮之男而兩孤辯豁甚力指爲搶
刑曹趙玄度古書而轉售價值犁然指爲嚇故
宦孫朝肅之家而朱陳締好方殷指爲以房婢
吞曹福生之貲而嫡妹于歸有爛欲激宗親之
怨則侄妾可誣占奪而其如月華等之爲子虛
侄婢可誣姦淫而其如羅敷已有夫婦侄女可
誣以別嫁而其如瞿歸於許已久敦義踐約可
誣以假女占產而其如沈族街恩自深欲興青
衿之浪則以奉祠世守之城基而坐以被踞以
遘疾考終之陸廷初而加以非命徐貞吉貧士
進庠實憑文字而輒稱嚇詐多金蔣寅從無交
易而假稱白占伊產范成吾千餘金之屋中明
價足而假稱踞業萬兩譚日寰閉戶無事繫籍
成均而假稱爲解糧遠出伐其墓拱囑黜衣巾
欲鼓通縣之怒則湖蕩利之所歸而陷以霸截
不顧業戶有分管里排有僉結矣別業亦人所

時有而被以惡名不問其築堤防潦繼父之志
以好行其德矣且以斗室指爲迷樓壞人名節
言之汗齒而不顧其無實據矣至于街周似虞
還其假參誣之身後恨孫振南發其飛灑中以
出洋而兩家罷于奔命則其睚眦之必報也陸
德改名千分主不與聞瞿龍翔異族冒廩義不
相及顧溪之冒屍規訟譚昌等之羣棍相吞遠
不相關而借題以牽連跋扈之徐二周斥繇彼
主斃差之瞿闇生貲盡入官聯閉之黃振南洽
比無間而厚誣以詐奪則其洗索之無端也錢
賡以訪革錢伸以訪死皆知謙益守正嫉惡而
反謂以庇護則其是非之盡倒也式耜無叔而
曰奸叔女陸伯符死無長物而曰誘妾畧貲宗
氏老而鄉居而曰同居姦占令人興無兄盜嫂
之嗟誰周旋顧大章于患難以明古訟者謙益
式耜也而蒙謗于珠寶誰倡鄉紳儘派漕米之

說以寬荒年零戶者式耜也而紛詈于蠹胥令
人有善不可爲之嘆薦草重典寧寄軒輊于書
生而規徐時震等以列名實爲一網打盡之計
血胤大事朱氏誕彌而育而突興陳俊之誑語
慘哉破巢毀卵之謀田豐以叛奴反噬通族公
憤而謙益豈反爲調停錢賡以敗羣作孽謙益
深擯而式耜豈反爲左袒假命挾詐市棍所爲
况錢時倬爲義男誣告而謙益式耜豈代爲講
和顧扁頭之惡貫盈翁源德之網不漏而一指
爲家人一指爲藏匿噴蟻何其太毒謂屬饒按
臣以傾孫盈門而盈門之寃實繇饒按臣昭雪
謂屬王按臣以釋陳炳卿而奉決單之犯例非
按臣所能末減則荒唐至此極矣此漢儒單內
五十八款之誣也至于泉下之錢養志李子長
譚公度等烏有之張恩任胡惟寧等所謂無人
之款也漢儒曰大害國人曰無辜所謂無証之

案也李遵儉原不問斬何爲歲供販海常例陳
璧上京赴愬何爲餽送千兩衛守誠徒擬已定
何用以七百兩求書蘇漸鴻僅一杖罪何用以
千金營免寧有此無因之賄也干連人犯當質
審之日或暗爲揮淚或代爲裂背所謂不認之
事主戀德之冤對也單內姦占紛紛有如載鬼
紙上搶詐纍纍俱成捕風所謂無守貞之淫行
無杜門之橫行也漢儒罪革衙書有何伎倆不
過是行吏積役造訪之嘗談而此尤不根之妄
者耳獨恨其假多賍爲聳動鋪訪語作彈文不
亦羞公車而辱建白哉臣每出街輒見千百成
群泣訴所及誠張漢儒兩父子狼狽相倚之惡
罄竹難書且將狀詞俱一一發道府研審外此
皆力不能叩

聞而情迫于呼

天者也諸如張永祚鄒日昇等罪皆自取事無相涉

二遣七配四杖均當厥辜各依原擬除入官紙
罪贓銀四百六十二兩三錢五分勒限嚴追克
餉外相應據實具

奏伏乞

勅部覆議上

請施行

崇禎十年九月十三日具

題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據奏此案推勘盡屬無稽錢謙益瞿式耜何故
獨被惡名張漢儒何故首發難端地方官不據實
事情本末明白直奏欲一槩抹殺了事殊屬徇隱
張國維王志舉本當處治姑着矢心從實查勘速
行奏奪不許違延取罪張國維降任級俸次數如
何不行開列姑不究該部知道

請告疏

奏爲微臣病困數月痊可無期懇乞

聖慈垂憐允放以免瘵曠事臣至愚不肖謬被

皇上寵命委以江南之寄戴高履厚雖捐頂踵莫報

萬一顧江南素稱無事而臣獨際其艱自履任

以來洊值流氛飄突戎馬紛馳上下于皖燕京

口千餘里之際水陸無分出入于苦霧驚濤二

三載之間寒暑靡息江海交顧身欲分而馬腹

難及兵餉兩空心已嘔而巧婦莫炊卽以精明
強幹者處之亦將棘手于事勢之難况臣才本
綿劣質更尪羸際此多事之時徒矢匪躬之志
而思慮竭其神饑疲削其體馳驅瘁其力心脾
交損精血兩虛爲怔忡爲健忘爲痰喘爲眩暈
宿疾互發新疾轉增臣于本年四月十四日特
疏陳請未蒙

允放奉有殫力料理以固金湯之

明旨臣感極涕零期勉策殘生以仰副

知遇乃寸草未答乎春暉而微姿遽零于秋色七月
初旬聞賊勢東趨自皖晝夜馳回以內傷而受
外感并數年暑雨交侵之氣竝發于此時昏曠
不省人事者旬日粒米不入口者月餘更以江
北告警力疾星赴鎮江羽檄期會悉從呻吟中
料理勞旣成病病復兼勞調攝無時藥餌不效
用補則痰火上炎用消則神炁頓脫新舊諸症

紛然禱作而莫知所投治矣延姑蘇鎮江諸醫
錢昌胤何應載等皆謂此病已深非急謝事不
可瘳而沉疴數月未敢再陳者猶望痊可有期
或可補苴末路如跛者之不忘起也不意延至
十月十二日強出視事忽焉暈倒吏書扶掖歸
署家人環救竟日方甦醫生相顧失色謂再勞
必無生理臣展轉牀褥實哀且懼哀則哀報效
之無日懼則懼耽誤之貽殃數月來簿書山積
几案塵封叢挫已多况乎封疆之事因循弛壞
臣罪不滋大乎譬如駑馬服車以上太行初感
棧豆之恩不量力以效馳驟繼長鞭策之威雖
一步一喘數步再蹶不敢告勞迨馬力已盡必
有僵仆之患欲求爲喘與蹶以苟延旦夕亦不
可得矣臣微軀同于狗馬雖卽填溝壑曾奚足
惜然其如負此重任何故不得不迫籲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俯念辭非假托

立賜罷免速掄才望以綏重地或喘息可望生還惟
有與田夫野老永戴

堯仁于罔極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十年十月十五日具

題十一月十五日奉

聖旨江南防勦竝急張國維着殫心協力以付委任
不得屢陳該部知道

回奏周理疏

題爲直陳漕儲無悞之實理官去位之繇明公道
以祈

聖鑒事崇禎十年七月十三日准吏部咨該原任蘇
州府推官今致仕周之夔奏爲復社首惡擅作
威福紊亂漕儲逐官殺弁等事等因奉

聖旨據奏豪紳張溥張采紊亂漕儲把持官府殊干
法紀着該撫按嚴查據實叅奏不許隱徇周之夔

去任情繇着遵前旨作速據實查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案查崇禎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准戶部咨爲新運伊彌漕政可虞等事該本部覆臣等會咨前事題奉

聖旨周之夔去任情繇是否因病乞養還着該撫按確查據實具奏不許徇飾取咎欽此臣時拮据行間未遑會覆且以周之夔蓄疑逞臆久當自悔不意其母服未終赴京上疏復奉

旨嚴查矣夫之夔之去任謂繇爭漕也其所以爭漕謂繇知州劉士斗悞漕也臣請先言漕儲之無悞以破其借端可乎蘇郡兌漕之外復輸倉糧以養本地之軍名曰軍儲漕兌苦於橫軍勒索耗贈日增而軍儲則在地方公平交納絕無耗贈小民利之崇禎四年太倉州值風潮傷稼知州劉士斗請將他邑軍儲輕糧歸之州額以本州漕運扣還各邑此在州言州出於救荒之迫

念前撫臣莊祖誨有漕儲二項豈得更易互兌之批前按臣祁彪佳有漕運屆期作速料理毋使州民藉口觀望之批事遂不行未聞有把持其間者是年六縣之軍儲不改太倉之完漕獨先實繇前撫按立寢其議非關之夔爭執也至士斗署崑山爲運弁張景文逞兇毆辱事在崇禎五年二月間與太倉軍儲之議原係兩時兩事迥不相涉且其時崑民相率完兌亦與太倉無異漕儲之無悞旣已較然矣無所悞而何必有爭無可爭而何以求去則因有私揭一事爲公論所擯乃借題以相陷也之夔與士斗同年同事然懷有夙隙暗將士斗恤災詳文指爲獻媚鄉紳具揭于總漕及巡漕臣而撫按不知迨總漕及漕臣因崑山運軍狂逞并糾士斗引軍儲一節拈出之夔私揭于是

都中訾議之夔者藉藉臣時叨有撫吳之

命實稔聞之周之夔見士民紛然籲留士斗自知無
所容於衆論去志從此決矣其詳文有曰總漕
巡漕摅職言入

告致劉知州爲法受過職獨何心安位苟容似此數
語真心未泯深慚私搗之非可謂去位之鐵案
所云悞漕爭漕皆蛇足也初次具詳卽以終養
爲詞及展轉求去勢不可留臣惜其才冀以善
全其終就纍詳所請歸養代爲具

題誰爲強勒之乎迨蒙

恩復任臣等交相慰薪人情絕無齟齬之夔可以相
安矣忽爾成病一臥數月輿疾竟歸此國人所
共見聞非有他端臣又不得不爲具

題矣夫前之求去繇私揭發露有漕臣之疏可稽
後之終去繇真病纏綿有道府勘詳可據乃曖
昧之情欲掩護于已陰陽之患反委咎於人幾
於不可控揣其意不過從一官起見然不妨徐

爲申理胡爲當陸文聲張漢儒高張之時奔馳
赴

關拾其餘唾但知好莠自口不顧袞服在躬士類鄙
之臣又焉得曲庇之乎至于疏中摭拾語語張
大其情似乎張溥張采實有紊亂把持之事宜
動

聖明詰查臣等爲

朝廷執法如果壞漕干紀敢後鷹鷂之擊但年來漕
兌如故軍儲如故旗軍與百姓相守如故其相
倚生端者獨有之夔與欠漕之奸弁李應寶耳
然之夔卽百端借訐張溥張采無片語相干又
國人所共見聞也若仍舊而坐以紊亂則運漕
之

功令無憑若靜聽而坐以把持則紳民之耳目俱
亂臣正爲漕政慮爲地方慮不能增無事以爲
有事也臣在任三載知此事顛末甚悉寧敢稍

有游移以枉是非之真使漕儲果悞周之夔當日之去果非真病臣請伏斧鑕以爲人臣欺妄之戒謹會同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王志舉合詞據實回

奏仰祈

聖鑒施行

崇禎十年十月十六日具

題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核議具奏

姚宮詹請卹疏

題爲講官勞績宜彰

國典加隆有例懇恩籲

天府賜全卹以昭

君德以勵臣忠事據常鎮道署蘇松道事按察使曾
化龍案查原任蘇松道降級調用臣馮元颺呈
奉本院批據長洲縣國子監生員姚宗典儒學
生員姚宗昌呈前事詞稱故父姚希孟係萬曆

四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天啓元年授
簡討纂修

神廟實錄二年給假回籍四年復除原職五年會試分
考丁艱回籍適值魏崔亂政諸奸獻媚借題攻
父削奪爲民崇禎元年幸逢

皇上龍飛繇廢籍起陞左春坊左贊善二年陞左諭
德再陞右庶子掌右春坊印信充

日講官

經筵講官管理

誥敕撰文纂修

熹廟辛酉春夏二季實錄具稿送閣三年順天主考陞
詹事府少詹事四年陞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五年禮刑二部覆勘武生高岱等以冒籍中
式事奉

旨降二級改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信七年告病
八年奉

旨回籍調理九年五月身故痛念故父歷事

四朝矢心一德當逆阹之煽禍罹鉤黨之深文褫鞶入
網鉗之羅焚原驚林木之勢孤孽飲痛憂見睨
之無期

日月重光荷

賜環之殊寵感

君恩於再造殫臣職於前修迨葑菲之勿遺蒙礪金
之悞用自崇禎二年四月至五年八月備員

講幄三載有餘入則敬恭匪懈如質臨於上帝明神
出則齋戒洗心每研索乎書倉學圃演慶慶而
焚香展卷真同咫尺

天顏聽更漏而午夜披衣敢忘呼吸

帝座忠能引誨兼消塵可助夫高深病不辭勞卽
黃旒親覘其顛顛賴此筋力衰憊以致神理銷亡雖有
向日之忱未畢貢芹之願南轅旣返

北闕永辭二豎浸入乎膏肓三徑遂捐夫舍館當其

支床款款屬續諄言

國家之外侮內訌則蓋忱百結而如咽念

皇上之天高地厚則誓願再生而後酬以茲電光石
火之微軀曾作

廣廈細旃之舊從雞舌仙史香消籤帙之間勢序備
英夢繞花磚之下此故父之所爲齋志以入地
而貌孤所爲泣血而呼天者也伏讀

明會典一款講讀官五品祭葬及其身回籍祭葬
及其父母又一款文官侍從應需

卹典者具繇取自

上裁侍從必日侍講讀方與題請或有講讀年久啓
沃功多者卹典自宜從厚又一款講讀舊臣子
孫乞恩廕叙者備查祖父年勞已及三年選中
書舍人習字出身未及三年送國子監讀書又
一款文武各官賜謚如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
者特恩不拘常例禮部仍廣加諮詢稽核名實

必以行業俱優爲上今查得原任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莊天合金秉乾俱以
日講加恩准贈禮部右侍郎又賜祭一壇給與全葬
天合廕一子中書舍人秉乾廕一子送國子監
讀書兩臣分別賜廕則以講讀年久與未久之
異也切思故父洊歷禍患起陟今官課績紀年
賢勞倍著邀榮比例宜與天合同而兼引秉乾
以備參詳者則以秉乾近事

皇上以半載侍從之臣蒙

九重優異之卹可見君臣大義誼自篤於厚終何況
堯舜深仁道尤隆於典學乞一坏之黃壤旌四載之
丹心澤及於枯賞不爲僭伏望俯從所請覆實
允

題查照前例從優議卹至於易名大典矜式人倫
以品以學全忠全孝舉朝自有清議蓋棺益見
公評言不敢夸理當靜聽等情奉批仰道查議

速報隨經備牌仰府遵依帖行長洲縣查勘去
後今據蘇州府呈據該縣申稱蒙此查照本官
生前品行名高歿後輿評允愜

卹典有例宜優奏

題合候憲請隨該本府掌縣事推官劉鳴謙參看
得姚宦奮孤忠于奕代擬勁節于人倫百尺無
枝獨秀嚴冬之松栢萬間肯構真為大廈之棟

梁學備三長筆載

前朝秘簡心懷十事手披四載琅函人擬甘盤書院
命應商霖而濟世氣吐雲煙捧舜日以趨朝胸
羅星漢雖鞠躬有盡瘁之誼而黽勉無告勞之
心期報

主于來生固所願也佇闡幽之

後命豈其靳之等因備繇申府據此該本府知府陳
洪謐參看得已故原任翰林院姚希孟人係

四朝之重文起八代之衰啓沃殫于乃心譬黃流薦之

玉瓚謀猷告於爾

后則零露湛彼金莖當年擎帶三褫固歷風霜而彌
茂今日羽儀百世豈同苧蔭之朝枯至其孝真
孺慕節可廉頑生惟懸磬之室以畱子孫死無
蓋棺之財而貰朋友尤耳目之所共著道路悉
爲景仰者也

卹例固有典章伊人宜乎從厚擬合請詳等因到道
據此看得日講官姚希孟

帝典學天使先知倣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對
君父處惟有社稷之悅安洪流浩浩之胸襟蒼生望
其良弼泰山巖巖之氣象赤縣奉爲人宗三年
講幄一日驅車純臣戀

主至易箚而弗忘

明主崇臣豈

纍璽而有吝旣經府縣覆勘僉同相應轉呈會疏題
請等因又經署道事常備兵備按察使曾化龍覆看

得日講官姚希孟浩氣存天地之間知覺任斯
民之重當逆焰之方張旣已褫鞶高蹈迨蒲輪
之求舊何異見覲立消學備三長膚功懋著于
纂修心懷十事厥績尤著夫講讀葵心揭日月
而行薑烈歷風霜不改顏巷一瓢清風獨振于
千古曹窻萬卷絕學可廢夫百家東山之望彌
高方鬱蒼生引領

北闕之勞久積遽令黃髮遊仙曷勝泰山梁木之悲

愈切景行仰高之想稽之會典歷有

恩卹之條採之輿情已定蓋棺之論伏乞會

題請卹慰名臣不朽之忠魂明

朝廷無忘之大典等因呈詳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按
蘇松等處監察御史王志舉看得已故翰林院
少詹姚希孟一代儒宗

四朝碩德造羽而讀中秘盡抽三墳五典之藏披函而
侍細旃實抒正心誠意之學值逆璫鉤黨之肆

虐摧抑首加幸

聖作物睹之應期

賜環特及圖報誓竭寸心啓沃期踰三載陳謨猷于堯舜義兼吁俞而直道如絃傾葵藿于

盛明志在悅安而孤忠獨赤兼因編纂爰躋宮詹但知正色而立朝不顧忤時以取忌雖驅車而出鞠躬盡瘁之誼更殷情齋志以終致

主庇民之施未竟易簣不忘愛

君益徵忠悃蓋棺身無長物彌著清修今以其懿行合之深勞公評允協于輿情曠典宜隆于

聖世所有應得

卹典相應具

題伏乞

敕下禮部照例覆議上

請施行

崇禎十年十月十六日具

題十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查例具覆

